

《野草》与爱罗先珂童话的关联性梳理与考察

陶雅琴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野草》自诞生以来,便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它的解读。《野草》是鲁迅对于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也是鲁迅对他所接受思想的一种回应。鲁迅作为爱罗先珂童话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了它的语言、情节、词句等因素影响。本文通过影响研究的方法,对鲁迅《野草》与爱罗先珂的童话文本的关联性入手,通过对比体验不同文本之间的异同,感受鲁迅的心境变化,体察鲁迅《野草》所蕴含的哲学道理,充分体现鲁迅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野草》;爱罗先珂;童话;关联性

DOI: 10.64216/3080-1516.25.08.043

鲁迅与爱罗先珂渊源颇深,1921年至1923年,鲁迅作为一个翻译作家翻译了爱罗先珂的许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收录在《鲁迅译文集》中的《桃色的云》、《小鸡的悲剧》、《红的花》、《古怪的猫》等爱罗先珂优秀的童话。在这一阶段,鲁迅也就不自觉地接受了爱罗先珂的创作理念,同时这也是他创作的勃发时期,笔者相信,鲁迅与爱罗先珂有强烈的精神共鸣,他的某些思索在爱罗先珂那里找到了答案。

爱罗先珂四岁时因病失明,成年后进入伦敦皇家盲人学院。在“一战”爆发前,他曾在本国、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游历过,但因其思想过于激进而被驱逐。最后在中国流浪,后与鲁迅取得联系,被聘至北大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在北京时,爱罗先珂一直寓居在鲁迅家中,后返回欧洲。由此可见,爱罗先珂并不是一个一心求只求安稳的人,他常常关注革命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鲁迅曾说“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这也正说明鲁迅翻译爱罗先珂的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他童话里的反抗精神,这也正是当时中国青年需要的。

1 相似的视角与构词

鲁迅在翻译爱罗先珂的《时光老人》后,受到其中青年堕落消沉情节的灵感启发,于1925年做了《希望》一诗。鲁迅曾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也就是为何《时光老人》与《希望》在叙事的情感上和视角上有互文关系的原因。《时光老人》以“我”的

视角和口吻出发,“我”生活在北京,但却常常感受到寂寞和孤独,尤其是在夜晚,孤独之感愈浓,“我”在“时光老人”的呵斥下追忆过去所做的种种,又看到青年们的不作为,更加感到难过孤独。同样的,鲁迅《希望》开篇也是由“我”的口吻开始,“我”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分外地寂寞”,但回想过去种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地歌声”,但现在“头发也一定苍白”,原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五四”时期,努力抗争的年轻人和鲁迅青年时期一样,奋力的呐喊,以燃烧青春之姿来努力一搏,可是这些年轻人的呐喊的声音越来越小,也有更多的杂音出现,鲁迅也借由《希望》发出“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得迟暮。”例如《希望》写道: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得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得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得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

《时光老人》对待寂寞则写到:

到夜间,我尤其觉得寂寞,因为夜间是始终总是一个人的。

.....

然而一直到现在,在时辰钟的“滴答滴答”的音响中,却并没有听到相思的朋友的声息。只听得始终训斥我的那时光老人的严厉的声音罢了。

此外,鲁迅在《希望》中运用的部分词汇,同样化用自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其中“僵坠的蝴蝶”这一表述,便是对爱罗先珂《池边》中两只蝴蝶形象的化用。在《池边》的故事里,有一只金色蝴蝶和一只银色蝴蝶,它们都怀揣着寻找太阳的心愿,一只朝着东边飞去,另一只则往西边飞去,然而最终双双惨死在沙滩之上。故事中的教师与博士借此告诫学生们,要摒弃贪得无厌的心态,学会知足常乐。而鲁迅笔下的“僵坠的蝴蝶”,象征的正是那些为追求梦想与自由而不幸殒命的青年。

2 相似的情节

对于某一些相似的情节的描写,鲁迅的处理和爱罗先珂也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对于自然风光的描写,二者之间就有很强的互文对应。

爱罗先珂《春夜的梦》中描绘的就是一副静谧的池塘:

有一年的春天,这池塘曾经有过格外好看的事。黄的睡莲,红的白的莲花,在平静的水面上,仿佛是展开了不动的梦似的,开得极美的浮着。莲花的妖女也因为再没有捉拿伊嘲笑伊的人类在这里了,便放心的出现,在透明的水里和金鱼游嬉,在花朵上和胡蝶休息,给寻蜜的蜜蜂去帮忙。便是深夜中,妖精也在无所不照的月光底下,或者舞着欢喜的舞蹈,或者和火萤竞走着游戏。这样的美的东西们都在一处,所以火萤、蛙、胡蝶、禽鸟,都给这美所陶醉了,而做着春夜的梦。金鱼的游戏,鸟的歌,胡蝶的舞,凡有一切,都因此美起来了。

鲁迅《好的故事》就用乡村的一切美妙的事物营造出一副生机勃勃的图景: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爱罗先珂《春夜的梦》和鲁迅《好的故事》的美妙景色都是从水面上开始的,黑夜变成了白天,月光下变成日光下,“莲花的妖女”变成“晒着衣裳”的“村女”,鱼、虫、花、鸟的打闹嬉笑在自然的环境下一切那么亲

切,没有敌对,没有仇视,只有和平与安宁。不管是热闹喧哗还是宁静淡薄,都是向往的自然生活。

还有在《过客》中过客的生存状态一直是走,一直向前不停地问路不停地走,即使老人告诫他前面地路走不完,不如回转去,他也要一直向前走。他甚至告诉老人“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一些血。但血在哪里呢?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这一段喝血地情节在笔者看来,是受到了爱罗先珂《狭的笼》老虎尝奴隶血情节的影响。老虎喝了奴隶血后,发现它失去了广阔的森林,被关在一个狭窄的笼子里。老虎和过客都是先驱者,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老虎在追寻的路上受到迷惑,失去打破牢笼的勇气,但是过客不一样,他保持本心,不愿意喝任何人的血,所以他似乎是可以走出去的。

3 相似的反思

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动物的大量描写,这一特点在《野草》中亦有鲜明体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始终是鲁迅关注的重要议题,他在承认人类作为最高等动物这一属性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人类并非完美无缺,人类文明在发展进程中既积淀了精华,也存在着糟粕与荒诞性的面向。与之形成呼应的是,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浸润着浓厚的俄罗斯文化底色,其叙事基调多呈现出黑暗与悲凉的特质,尤其在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刻画中,凸显出“人类比动物更凶残、更可怖”的认知。在其作品《为人类》中,便构建了一间以残害动物为核心目的的残忍实验室:“这学者的府邸里,因为实验,饲着兔和白鼠和狗,多到几百匹。那实验室虽然离街道还很远,但走路的人们的耳朵里,时常听到那可怕的惨痛的动物的喊声”。在这一故事场景中,科学家K作为热衷解剖实验的典型代表,其行为已到丧心病狂的程度,甚至产生了解剖自己妻儿的可怕念头。宠物狗L得知这一阴谋后,为解救科学家的儿子,毅然选择与他互换皮囊。然而,科学家的儿子以动物的身份体验了一昼夜的经历后,不仅没有对小狗心怀感激,反而对其怨恨在心,在他的认知中,小狗以人的身份扮成动物的模样,是一种退化的表现,文中对其这一心理活动有着明确的刻画:

“几年之前,我们的衣服是和鱼的衣服全一样。至于我们的祖宗穿着狼的衣服,那可是近时的话了。哥儿,虽然不知道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我们也要你似的穿了洋

服昂然的走给你看哩。”L儿接着说。“听说是这就叫进化……”那母亲也插嘴，用了怯怯的声音。“但在人们里面，也不能说是都进化。因为退化的东西正多得很哩。……”

哥儿的脸红起来了，他想：“畜生！这是说我，听到了父亲所说的话了罢。明天得着实的打一顿。”

爱罗先珂看待人类的发展历程，利用狗的口吻说出人类也是有在退化的，走火入魔的科学家和惨无人道的实验室都是人类退化的表现。鲁迅在处理人和狗的关系时，比爱罗先珂更尖锐，直接羞辱人的贪婪和虚假，气势更逼人。在《狗的驳诘》中：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渐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爱罗先珂笔下狗还并未直接羞辱人，带着保留和遐想，语言也比较委婉。鲁迅笔下的狗就更显得直接，对待人的傲慢和无理，直接反讽，人更显得虚张声势。由此可见，《野草》的创作确实是受到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着互文性。《野草》存在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子，更是对爱罗先珂童话创造性的转化。正如孙郁所说：“我看鲁迅的译文，总和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这《桃色的云》，就有他的《野草》、《故事新编》的调子。或说爱罗先珂暗示了他，或是他将自我的心绪，外化到了爱罗先珂那里，也许均是可能的。翻译和创作，虽是两种劳动，但谁说二者没有关联呢？”

本篇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本细读和影响研究的方法，主要对《野草》和爱罗先珂童话展开了对

比研究，通过对视角、构词情节等要素，辅以具体的文本内容对比，对不同文本之间的共因和异因产生原因的论述，以此为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提供论据。

《野草》与爱罗先珂的童话在创作灵感的来源，情节的构造和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知存在互文关系。鲁迅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中对青年的批判而产生对本国青年的期盼，希望青年不要消沉下去，努力抗争。在某些情节的构造上也采用的相似的叙事方式和视角，尤其是在对人与动物的看法上，强烈的讽刺人的虚伪，歌颂动物的真诚与善良。

总之，对鲁迅《野草》与爱罗先珂童话关联性的研究，不仅反映鲁迅对其他思想的接受与利用，也折射出现代文坛知识分子对外部的探索，对传统的的摒弃，也反映出那个极度腐朽的社会急需新的思想来浇灌。

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徐梵澄.《古典重温徐梵澄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6.
- [3]孙郁.《鲁迅书影录》[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99.
- [4]鲁迅.鲁迅译文全集(第三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6-8.
- [5]谢应光,蒋琴.《野草》与爱罗先珂童话的互文关系[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01):118-130.
- [6]孙尧天.自然童话中的动物与人——论鲁迅对爱罗先珂的翻译、接受及其精神交往[J].中国比较文学，2021，(04):142-158.

作者简介：陶雅琴，女，汉，安徽芜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国际中文专业。